

從前不是已允許嫁給我的嗎。現在倒現現成成的。做起我的姨娘來了。難怪人家說吃堂子飯的。十個倒有九個是黑良心。今日我才相信。你既不願跟我。你就該別讓我碰頭。現在偏弄得我可望而不可即。這才拿我尋開心咧。說到這裏。只見他恨得氣呼呼的直喘。停了一會。忽又聽他說道。啊。王琴齋呀。你真叫做聰明一世。朦朧一時了。他雖是嫁給你父親。究竟是娼寮出身。人盡可夫。況且又非正式的尊長。你又何必這般迂執。你在此埋怨他可。焉知他不也爲着你傷心呢。他講到這裏。不禁變怒爲喜。倒覺得很爲不安。因想他果能同心。我王琴齋也不是那種沒良心的人。想罷。聽壁上的鐘。已鏐鏐的敲了三下。琴齋知道時候不早。便蒙着頭。才呼呼的睡去。

在下做了這半天。並未提及琴齋的家世。究嫌未妥。現在倒要抽一刺的閒筆。來表叙表叙咧。講到這王礦臣。原是武官出身。家計還算小康。他因為武官沒出息。便捐班做了兩年鹽務場官。倒很得了些積蓄。及至民國。他又託人運動。做了兩任的煙酒捐局長。又弄了一注冤孽錢。便買了點房產。又和他小舅爺白介民合開了一座酒樓。儼然也是富家翁了。原配早故。只生一男一女。便是琴齋青萍二人。他近來因為自己年老。女兒又看的要出閣。所以才娶了個人。好預備早晚服侍服侍。却死也不料會買着他兒子的相好。也算他交着腳魚運了。

琴齋次早起來。借着替礪臣請早安。却暗地和靈芝草打無線電語。靈芝草還不時的報以一笑。從此他兩人。便眉來眼去。存着說不出來的心臟了。可巧這天礪臣被人請去看戲。青萍又不在家。琴齋以爲有機可乘。便偷到他父親房中。和靈芝草續叙舊情。偏生這晚青萍回家獨早。曉得他父親看戲未回。因想我一個人冷清清。何不進去和姨娘談談呢。於是三腳兩步的。跑了進來。一進房門。見他哥哥正頭對頭和他姨娘吸煙。青萍嚇得呆了。他是何等聰明。早已猜着三分。隨即答訕着說道。哥哥你也來伴姨娘

談天磨。琴齋回聲是。隨即立了起來道。妹妹。你回家了麼。來。到這裏輪船歇歇罷。我到前面有點事。去去就來。說着。便乘勢溜了出來。到了自己房內。暗想剛才好險啊。倘若妹妹早一步進來。被他窺出隱情。那還了得。看他剛才樣子。像已識破玄虛。他乃是細心之人。以後倒要防範着才好。想着。便立起身來。跑到青萍房中。想檢一部小說書解解悶。誰知翻來翻去。皆是看過的老書。一直翻到最底一層抽屜裏。忽見有一部書內。夾着好多封信。琴齋便一一拆開看過。原來一封封都是他小娘舅白介民給他妹妹的私信。有的是請他看戲。有的是約他住旅館。還有許多寫着情言蜜語。令人目不忍睹。琴齋不覺將拾子一拍。想道。原來妹妹竟做得出這種混帳事情。真真可誅。好笑他還裝腔做勢的充正經人咧。不管他。將這些信。暫藏起來再說。他若不洩漏我的秘密。我也不去道破他好事。倘若他要尋我的事。說不得。我就將這些信宣布出來。和他慢慢的算帳。想罷。袋好信。竟自回房去了。

青萍等到他父親回家。也回到自己房中。想他哥哥。怎麼會這般的不分上下。這是被我看見。倘若撞見別人。豈不是一件大大的笑話嗎。青萍只顧道人家的短處。不想自己的虧心事。早已被人窺去。這才是天網恢恢。疎而不漏咧。大凡一個人。自己的過失。往往絲毫不知。人家的壞處。倒能夠一五一十的申說出來。就以青萍和琴齋二人而言。就可以概括一般了。

過了一天。青萍又接得白介民來信。約他到大旅社。他看完之後。便將信往攔信的書中一夾。忽見以前的幾封信。俱已失蹤。當時嚇得魂不附體。他想這些信。我前天還看見的。為何現在就會不見。我這房裏。除女傭以外。並沒人進來。隨即喚了那女傭來一問。才知道昨晚琴齋進來翻書的。不用說得。這些信一定是他拿去的。當下便將他哥哥恨得切骨。心想。我不去兜他。他倒反來尋我。

(未完)

(未完)

綺芬浪墨徵求預約

海內外名士惠題詩詞達八百家先印上卷半月後出
聲明由小說日報紹介來函預約僅須附郵花三十

中華民國十二年一月廿六日

壬戌年十二月初十日

星期五

小說日報

永明

發行主任兼
總編輯
徐枕亞
編輯主任
許廬父
廣告主任
孫緯才
增刊主任
嚴美孫

定閱本報特別減價

凡已定期滿續定一月者照定價八折(八角一分)三月以上類推期滿再贈報七天半年期滿再贈半月全年期滿再贈一月補訂者照此辦法郵票代價十足計算

上海聖約翰大學招添附屬中學新生簡章

概不報名須先期到校報名繳報名費洋一元或開明姓名通信處用中文函報亦可報名應校考卷由郵局匯票隨函保險寄下學膳費不收空函無效無論取否此費概不給還均於開學日前十日起最近肄業學校課績單或證書呈驗本校給用納費如被取入後肄業者每半年限向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或分行分理處就近繳納書籍費到校按價另繳郵票十分詳示通信處即當寄奉不誤

校址 英王渡細章

上海震旦大學招插班生
本大學此次只招插班生凡未曾讀過法文者概不考取
考期 正月廿八二
月廿六七八
開學

二月
住址 法租界呂班章程
路一四三號 函索即寄

浙江壬戌水災籌賑會乞賑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本報登載各稿均有版權不准翻印及轉載

本報特別啓事

本報第四期消寒俱樂部徵文題爲別恨已請虞山徐天嘯氏值課又讀者俱樂部第三期徵文定爲武俠號不出題目此兩部徵文照新定條例辦理(一)不分門類各種文字均可投稿(二)原定五百字爲限今展至千字爲限果文字上組織爲難即逾限若干字亦可(三)準以郵票三分代用印花以免剪截報紙有損美觀(四)發表無定期收到合格之稿足敷一期登載即行截止截止時日以披露下期題目之日爲止外埠投稿憑郵戳爲準再以前各處來稿多係小說一門其他佳稿甚少此次題目既寬範圍更廣諸君倘能惠賜小說以外之稿尤所歡迎特此鄭重啓事敬乞垂 諒爲幸



近代小說名家小史

王鈍根 (續)

許廣父

時同鄉席子佩。方任滬上申報館經理。聞氏名。聘主論評會當辛亥光復之交。而氏出其學。鼓吹提倡。不遺餘力。遠近翕然從風。及革命成功。有勸入政界者。氏正醉心新聞事業。婉却之。創自由談於申報。集海內名人。撰著小說。詩文。莊諧俱備。勸懲並見。於政道社會。功尤非淺。繼其後者新聞報則有快活林。新申報則有小申報。其他本外埠各報。幾無不有此一欄。則氏之自由談。實爲之創云。然未幾。氏又厭報界煩苛。欲專心小說之學。乃介紹天虛生陳蝶仙氏。繼自由談主任。而脫離申報。自辦小說雜誌曰游戲。曰自由。曰禮拜六。而禮拜六尤膾炙人口傳

孫緯才新法專醫花柳病

梅毒淋濁下疳各症均用德國最新發明特效藥水注射每針一元功效速立斷根金針注射法學堂隔壁一號處送對花柳病直接開通

可是花園裏的一扇竹門。這是半開着。沒有扇上。在這當兒。有一個穿紫緞。輕輕地走進。想使那偷摸的手段。狗兒瞧見了一個赤膊人走進。張才舞齒的迎上。好似要和他對敵一般。那個穿紫緞嚇昏了。身體益發顫抖利害。連忙跪在地上。很悽慘的對那狗兒說道。「可愛的狗兒。願你慈悲一些。身體瘦弱。那一個不是受諸父母。他們這樣逍遙。可憐我無衣無食。何等慘苦。可愛的狗兒。求你慈悲一些。別要聲張。待我來偷他們一些造孽錢。要不然。我只好活活的死在這裏了。」

那時候。白雪越飄越密。北風越吹越緊。老天最勢利。好像要把他拖到凍死城去。穿紫緞跪在地上。身上白白的。已和雪融成一體。嘴裏透出來的氣。也已冰冷。正要倒下去了。那狗兒瞧見了這種景象。好像很可憐他。嗚嗚的歎着兩聲。伸出了血紅的舌兒。替他舔去了許多白雪。好似允許他似的。穿紫緞也已覺意。慢慢地爬起。蹣跚着躡至裏房。行他的偷竊伎倆。

一會兒。穿紫緞已挾着兩個巨包。含笑着走到狗兒跟前。撫着狗頭道。可愛的狗兒。謝謝你啦。咱們的白髮老人。黃臉婆。都受你的惠了。……唉。可愛的狗兒。我很感謝你啦。狗兒又是嗚嗚的歎了兩聲。送他到園外。大少爺和五姨太太。還在銅爐邊情話。頭兒偎着頭兒。花園裏的狗兒。又是汪汪地叫着。但是變了威囀之聲。似乎說。你們好舒服啊。我已經替你們積了一點福了。

錦綉地獄

(二)

王竹君

他仔細一瞧。原來是他胞妹青萍。他妹妹一見琴齋。便叫道。哥哥。回來了。剛才下車麼。琴齋答道。正是。這班車的乘客實在不少。在蘇州足足停了有半個多鐘頭。所以才遲了些。你到那裏去的。爲何這早才回家。倩萍回說。在大舞台看戲的。兩人說着話。門已開了。便一同到了裏面。他父親王磯臣見兒子回家。歡

誦一時。今發行達二百期。爲中國周刊之鼻祖焉。氏於其時。復有南北之游。均不能得志。而各界人士之渴仰其著作者。至於疊函詢問其行蹤。其文章之動人觀感。有如此者。然自此氏亦感于憤懣。浩然有歸志。未幾。復返滬。乃始應商報之聘。主商報編輯也。氏爲人。精明幹練。文事之外。尤長於才略。而質性渾厚和平。與人交。誠懇而有章致。殆弗類其爲人。則世之所謂外圓而內方者。豈非其儔邪。顧以言商術。則每不逮人。或多財善賈。屬市僧之特長。而非士林中人。所能一較短長者歟。

許廣父曰。余與氏初不相識。但慕名久耳。今歲。小說界有青社之組。與氏均隸焉。乃始爲社友也。顧尚未知其生平行事以爲憾。及交孫子季康。季康。氏之高足也。爲余語其行事大略如此。若性情行誼。固早得之人言。而以余觀察所及。信爲實然。不待孫子而後知也。德行如氏。才學如氏。足跡遍南北。著述驚海內。度其人。非富厚。亦當不吝吃者。顧乃踴躍至今。猶賴實文以活。與不肯等也。然則才子坎珂。畢竟例有前定。非可以矯強幸免者邪。氏猶如此。而不肯又何足道也。

小說



狗

廣父

白雪像手掌般的飄下。北風像獅吼般的吹來。程家花園裏的狗。汪汪地叫着。程家大廳上的鐘兒。鐘鐘地打着雨下。宏亮的聲音。和很悽慘的狗吠聲。遙遙地相應。程大少爺和他的五姨太太。並坐在火爐旁邊。而龐兒偎着面龐兒。還在蜜地情話。落鼻的冷氣。一些兒也侵不到他們的身上。

喜非凡。當下便命廚子預備晚餐。一面帶着琴齋去見他的一位新買的姨太太。琴齋聽了。很不情願。無奈是父親的吩咐。又不好違背。只得垂着頭跟了進去。到得他父親房裏。煙榻上躺着一個婦人。見有人進房。才坐將起來。一眼瞧見琴齋。粉臉一紅。不由的兩個俱吃一驚。原來琴齋的這位姨太太。乃是堂子裏出身的紅信人。名叫靈芝草。本和琴齋是老朋友。只因有一次。靈芝草被一個洋行總辦叫去陪酒。不知怎麼又被一個什麼旅長看見。便出了張局票。硬命他即刻轉局過來。靈芝草因剛才到來。怎好隨即就走。因此應酬了一巡酒。才跑了過去。豈知這位旅長。正在盛怒之下。說他蔑視官長。罵個不休。靈芝草百般賠禮。無奈這位旅長。是素來橫行慣的。不勸猶可。勸了反而生氣。便又大展野蠻手段。要去封門。靈芝草一想。這生活萬難再做上去。不如避了他。到上海去營生罷。他到了上海。生意也頗不惡。剛巧這天王磯臣在一枝香應酬。有個朋友舉着帶靈芝草。誰知他兩人一見傾心。談得甚爲親密。後來磯臣。也常常到靈芝草家裏打茶會。又靈芝草也因了上次的恩愛。便越弄越深了。磯臣是一心要娶他爲妾。靈芝草也因了上次的恩愛。久已存着從良的心志。今日有了這般殷實可靠的客人。又何樂而不嫁呢。所以不多天之後。這靈芝草。便做了王公館的姨太太了。

琴齋和靈芝草已有一年多未會。焉想到今日竟和他隔起班輩分來。試問他兩人怎不略異呢。磯臣不知就裏。兀自催着琴齋拜見。琴齋因礙着他父親。不好講昔日的情義。只得勉勉強強的鞠了一躬。掉轉頭往外就跑。這裏靈芝草見琴齋向他行禮。很覺難以爲情。早就反身向煙榻上吸煙去了。琴齋到了外邊。用過晚膳。假說一路辛苦。要早點安息。到了床上。何嘗睡覺。兩只眼睛睜得和銅鈴似的。望着帳頂。默默的想着靈芝草的事。忽聽他自言自語的道。怪他我幾次尋不着他。他竟瞞着我到上海。嫁給我父親了。好一個忘情負義的靈芝草呀。你

纔真正是三大人的額角兒亮得狠呢。我聽到這裏。不覺猛省悟道。一點不錯。你從前曾對我說過。三大人要上人家的當了。我中心已經詫異。却因匆匆要睡。沒有問得明白。後來可就忘記了。如今你講給我聽。彩雲笑道。說起這話啊。一時三刻也講不完。此刻要看戲。不高興講。等下你送我們回去。再細細告訴你聽罷。我笑道。使得使得。等下我們到燕華樓吃宵夜去。你再講罷。於是大家又坐了一回。戲還沒有演完。忽然舞台上掛出一塊牌子。說是工部局規定時間已到。不及演完。明日再行續演。許多觀客。却一哄而散。還有許多人。却在那裏。痛罵排戲的人。太沒程度。連演唱的時間都配不準。這充什麼排演主任呢。我聽在耳中。對三三一笑道。你聽見麼。這等地方。雖係小事。也是戲劇程度不般的一班咧。三三三三一笑。一同出了戲館。步行到四馬路燕華樓。佔了一張長檯。上海近十年目觀之怪現象 百十一 東越許廣父著

子。叫了。客宵夜。因彩雲要吃雞。雞。另外又添了一隻。弄了四兩五茄皮。我和三三對飲。彩雲笑道。如今我來演說三大人的事情。好麼。我道。好極。你快講罷。彩雲便問我道。五少。可認識我們對過廂房內的洪香雲麼。我道。也見過幾次。這人的名氣很不好啊。難道和三大人也有一層關係不成。彩雲未答。叶芬花寶奪着說道。都是這濫污貨鬧出來的事情。這賤貨。他又會弄戲子。又會亂罵人。他的名聲。自然要大起來了。我嘆道。怎麼怎麼。你們這般和他過不去。彩雲笑道。我們是沒有什麼過不去。不過三大人很吃了他的虧。就是了。其實三大人也並不是做他的。這當中。總怪着茂良那厮。太沒良心。拿了人家的錢。就把三大人的性命名譽。去和這流氓拆白做交易。那才是狗狗不食的東西呢。我見他說得這般利害。不覺駭然失色道。你這也未免言之過甚了罷。他有這等事情。我怎麼一

點沒有曉得呢。彩雲嘆了一聲。又冷笑道。他怎麼肯給你曉得。就是三大人。既然受了這班男女狐狸精的迷惑。怕你去破壞他的好事。自然也不願意告訴你了。我道。照你說來。這椿事情。竟完全是。……一語未了。彩雲叶芬都搖頭道。不是不是。那濫污貨。也不過做了一個牽線。或者和茂良一般。從中拆點利息是有的。至於勾引三大人的。却另有一人。說來你也曉得。就是前幾年大名鼎鼎的蓬頭西施張老三啊。二人說到這裏。我吃了一驚道。阿呀呀。這東西怎麼又出現了。不是說嫁了人了。怎麼三大人又會去上他的當呢。說到這裏。寶寶插嘴道。說起這張老三的話。却又又有半天好講咧。彩雲笑道。原來這張老三。却和我們對面那賤貨是堂房姊妹。他叫老三。那賤貨叫老五。還有一個老四。就是現在唱新戲的張瑞玉。我和三三都笑道。哦。看不出他們三姊妹。倒都是有點名氣的呢。彩雲上海近十年目觀之怪現象 百十二 東越許廣父著

笑道。如今先講那老三的話。這人。從前叫花鑲玉。也曾掛過牌子。時髦過來的。後來不曉得怎樣。跟了一個北邊唱武生的戲子。同到天津去了。那知道戲子並非真心愛他。不過因他手頭有點積蓄。連着首飾衣服等項。聽說竟值萬把塊錢。一起給這戲子騙用了去。最奇的是老三這樣一個脚色。也會發迷發痴。死死活活的。要尋着那戲子。雖然給他弄完了錢。却也不怨恨。還想好好地勸他一番。叫他改邪歸正。仍舊作為夫婦。豈料那厮直是心很不過。因見老三沒錢。就又換了一條心腸。想要騙他到東三省。買入堂子裏去。還算老三眼兒高。給他曉得風聲。這才恍然大悟。那戲子簡直是上海拆白流氓一般的人。大哭一場。氣得幾乎成病。那戲子也知事情穿細。便丟了老三。頭也不回。一脚跑到東三省去。唱戲去了。可憐老三還託人四處找尋了幾天。那有他的下落。當那戲子臨走的時候。還欠

塵父愛文

吾友東越許廣父性好奇好古文不讀秦漢以下書沈潛左孟莊騷之學得其神髓今倦游返滬寓無以活而文亦益工余憐其窮而愛其文之工也特為之序其文四十五元 白話每千字三元 聯文詩詞及新體文均不在此限 壬戌孟冬之月虞山徐枕亞代訂

本報特別啓事

本部第四期已請徐天嘯先生值課題為「別恨」請諸君從速賜稿為幸



消寒俱樂部

奇遇

嵩雲

我自從今年報學到杭州錢莊裏來。屈指一算。已有九個月了。其間並無什麼事實可記。不過在七月間。却有一個奇遇。可供談話。特地寫他出來。給大家看看。我說的那個奇遇。並不是什麼朋友親戚。却是我早思慕想。深印在腦海中的先生。他老人家自從因朋友之介紹。到福建教育廳長家裏去做了西席。每月束脩三十塊錢。雖然很微。倒也敷衍得過去。不幸天不做美。憑白地起了一陣風波。將我先生的機會損失。這不是糟了麼。但是我倒要謝謝這位碧翁翁。倘使他不使辣手。先生那裏肯到杭州來同我會一面呢。原來那時先生到福建。將及半載。適值安福魁首小徐攻閩。李厚基潛逃。福建大亂。薩鎮冰大肆其拷掠手段。將全省官

僚拘留起來。詐他們的油水。一萬二萬的索取無厭。所以一羣官僚及在公署中辦事的人。莫不聞風而逃。當時教育廳長王述曾。也帶了家眷逃到杭州。可憐他老人家倒做了個無枝可棲的孤鳥。心中很為焦急。然而事出無奈。只得同他們到杭州來。這日正是七月十五。天朗氣清。彷彿表示使人美滿的樣子。傍晚時候。我覺得很無聊。就同朱君到湖濱去散步。因為路走得太多。就先到湖春樓去歇歇閑談。不料剛走上扶梯。猛聽得後面有人叫道。嵩雲。我忙回頭一看。不覺驚訝起來。失聲道。哎呀。先生。你老人家什麼也來的。說罷。便深深的鞠了一躬。先生立起身來笑這。不敢。你們坐了。好待我細講。這時朱君也走攏來了。我便給他們介紹。然後大家坐下。先生就將別後情形。詳細細的說了一遍。朱君很為惋惜。恨恨地罵了聲萬惡的軍閥。我却歡喜得什麼似的。好像孩子得了慈母一般。末後還說。今兒真是奇遇奇遇。鄧述禹應徵

奇遇

鄧述禹應徵

周志新是將軍府裏一個將軍。光復時代。很做了一番驚天動地。福庇生民的事業。可是性情有點古怪。一班時髦偉人。都與他有些不合脾胃。他也知道自已不合時宜。遇事退縮。他讓一分。別人就進一寸。慢慢的把他的兵權。完全解除。叫他任這個有名無實的軍職。他倒並不怨懟。反以為無拘無束。逍遙自在。眼見得時交冬令。一天冷似一天。異鄉客子。當此急景凋年。加以生計逼迫。豈不抑鬱寡歡。自陷死域。便湊合一班不夠政客手腕的文人。和血性用事的武士。約摸也有二三十個人。在這極熱鬧的中華舞臺上。組織一個消寒俱樂部。因為京城裏面。多半以俱樂部三個字。認為政黨作用。便預先聲明。純為圖謀公共娛樂。與政局毫無關係。除了發起人以外。不管什麼人。祇要沒有夾着什麼臭味。都可以報名入部。果然實至名歸。不到半月工夫。大家都知道係一種純潔的集合。所有裏面設備的種類很多。如飲酒。賦詩。徵歌。擊劍。都是應有盡有。而且裏面裝置的電爐不少。真個暖室生春。誰也沒有倦容。不料這個俱樂部。後來人數越聚越雜。甚至於沒有廟宇棲身的僧尼。為戰爭而殘廢的軍人。和新死丈夫的婦女。也都絡繹而來。周志新心裏想。這些人都是不幸運的無告者。怎樣不給他們快樂呢。便都允許了他們。他也不管人怎樣批評他。狠願一年一年的辦這樣一個俱樂部。倒比較做將軍還有趣味咧。

義務通信

金一仙君鑒徵求稿已按露本日義務通信所說一切均可遵命但所言日報定單應從何月何日起乞再示以便連同各書一併寄上 廣父

